



漫步中华文明长河
感受传统文化魅力

宋风追韵 □吴钧

宋朝是“高收入”时代吗

与明朝相比，宋代社会的国民收入与消费表现出相对的“高收入+高消费”色彩。富商的收入与消费难以统计，不过官员的俸禄、雇工的工价与小商贩的日收入，还是可以比较的。

许多人都知道，历史上宋朝官员的俸禄最为丰厚，以致清代的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惊呼：“宋制禄之厚！”北宋元丰改制之后，官员领双俸，“本俸”与“职钱”，其中宰相的月薪为本俸400贯、职钱50贯，此外，还有各种补贴，如“餐钱”（餐饮补贴）、“薪炭钱”（燃料补贴）、“皂粟”（养马补贴）、“僦人衣粮”（保姆补贴），以及“养廉钱”（职田租金）等，加起来不会少于600贯。宋朝一名知府（知州）的月薪——本俸、职钱加上“公使钱”（特别办公费）、职田租金及各种补贴，大概也有500贯，其购买力相当于年薪40万美元，跟美国总统的年薪差不多。

抛开生活得比较体面的宋代官员不提，来看处于社会底层的那部分宋朝人，收入又几何呢？程民生先生的《宋代物价研究》提供了一些案例——北宋诗人张耒的一首诗写道：“山民为生最易足，一身生计资山木。负薪入市得百钱，归守妻儿烹斗粟。”山民卖柴每日可得100文；北宋淮西的佣工，“力能以所工，日致百钱，以给炊烹”，日收入100文；南宋长江渔民“卖鱼日不满百钱，妻儿三口穷相煎”，日收入不到100文；都昌县一名农妇“为乡邻纺织、濯漉、缝补、炊爨、扫除之役，日获数十百钱，悉以付姑”，也是日收入100文左右。这是农村人的日收入水平。

城市的情况：舒州官营酒务的杂工，“每名日支工食钱二百五十文省”，日工资有200多文；饶州市民鲁四公，开食品店“煮猪羊血为羹售人，以养妻子。日所得不能过二百钱，然安贫守分”，日收入

诗话亭 □陈大新

正是穷愁暮雨天

晚唐时，一位儒生漂泊于吴江客船上。时近黄昏，云压岸树，暮雨江天，儒生一时感怀，吟出一首诗来：“东南路尽吴江畔，正是穷愁暮雨天。鸥鹭不嫌斜两岸，波涛欺得逆风船。偶逢岛寺停帆看，深渡渔翁下钓眠。今古若论英达算，鸱夷高兴固无边。”这位儒生就是又一次赴考落第的诗人章碣，他为自己的诗标榜“变体诗”。

“东南路尽”表面看是说自己的江东之行到此为止了，却又寓有找不到出路的苦闷。“穷愁暮雨”，写自己当下的窘况，诗人坐船行来，忽遇暮雨连江，这“暮”，这“雨”，都与诗人的情绪交织在了一起。水中鸥鹭对斜风密雨满不在乎，照样悠然觅食，而客船遭逢逆风耸起的波涛，正倍加难行。就在此时，客船遇到一个岛屿，上面有个寺院，诗人叫船家停帆观看，又见一约叟持竿而眠，让诗人羡慕不已。想想古今英达之士，又有谁堪比范蠡？所谓“鸱夷高兴”，指的是曾耕于海畔，自称“鸱夷子皮”的越大夫范蠡，他助越王实现霸业后即泛舟五湖，从商，后人尊为“商圣”。

章碣这首诗，虽然不及他的《焚书坑》更有名，但也为历代诗家所注目，因为这首诗做出了一种尝试：律诗每于第一、三、五、七句本可以不必用韵，而此诗则押了“畔”“岸”“看”“算”四个仄声韵，一首平仄句都押韵的“变体诗”，就这样出现了。施蛰存《唐诗百话》里说：“顾况作‘吴体’诗，温庭筠作‘双声’诗，李商隐作‘当句对’诗，和章碣这首‘变体诗’，都反映着中唐以后，有人在律诗形式方面的试探与创新，但是都没有成功。”宋代严羽《沧浪诗话》评曰：“章碣有此体，不足为法。”《蔡宽夫诗话》也说章碣变体诗“尤可怪者也”。但探索本就是一种尝试，探索家的精神是可贵的。况且，章碣“变体诗”也不能说就是失败之作，只不过后人不必在押韵上刻意求之而已。当我们读此诗时，并无“怪”的自觉，可见章碣一时吟诵，韵到嘴边，自觉能朗朗上口，实于抒发胸中块垒没有妨碍。不过严羽称“不足为法”亦有道理，这种“变

江南文脉 □岳成龙

春节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。蛇年新春，是中国春节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春节。祥蛇纳福，新岁启封，“巳蛇”蕴含着人们对新年无限的希冀和美好的祝愿。一提到“蛇”，相信不少人会闻“蛇”色变。然而，古越人则不然，他们是一个崇蛇的民族，奉蛇为氏族的图腾和保护神。在他们眼里，蛇反而是一种神圣与灵性的存在。

越人崇蛇的文化内涵、民风习俗丰富多彩，源远流长。远古时，越地多蛇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东南越，蛇种也。”即蛇是越人

的图腾崇拜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：“帝少康之庶子云，封于会稽，文身断发，以避蛟龙之害。”颜师古注引应劭曰：“（越人）常在水中，故断其发，文其身，以象龙子，故不见伤害也。”“龙子”应该是对蛇的尊称，就像我们现在也常把生肖属相中的蛇称为小龙，亦即“龙子”。有学者认为其作用是表示自己与蛇是同类，将蛇作为自己的保护神，在身上刻画龙蛇又有图腾、徽章的喻义。春秋晚期争霸于今江浙一带的越国，就是崇蛇的越人主要居住地之一。《史记·越世家》说：“越王勾践……封于会稽，以奉守禹之祀，文身断发，披草莱而邑焉。”可知越王勾践之时，当地仍保持着断发纹身、以象龙子的习俗。因此，与越国争强的吴国筑城时用心良苦，特意面对越国立蛇门。

《吴越春秋·阖闾内传》记载：“越在巳位，其位蛇也，或南大门，上有木蛇，北向首内，示越属于吴地。”另一说蛇门是战国时期春申君在吴地所造。据唐陆广微《吴地记》云：“蛇门南面有陆无水，春申君造以御越军，在巳地以属蛇，因号蛇门。”又据《越绝书·内经九术》载：“于是作为策箱，要以白璧，镂以黄金，类龙蛇而行者。乃使大夫种献于吴。”这里越国作为战败方，以蛇代己，献于吴国，表示臣服。以上几则记载都可以视为越人以蛇作为其民族和国象象征的例证。作为姑苏八大古城门之一的蛇门，如今依然遗存于苏州的东南角，为今人考察当年吴越争霸提供了的一处怀念场所。了解了建造蛇门的独特历史背景，再前去游玩，想必会多些对吴越龙蛇大战的历史观感。

在悠悠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，越地鸟虫书以其独特魅力，与蛇年的文化底蕴紧密相连。鸟虫书，因文字形态融合鸟、虫之姿而得名，这里的“虫”，在古代常与蛇互通，也是古越人蛇图腾崇拜的产物之一。此外，古越人还将对蛇、

上面这些统计数据显示了一个确凿的事实：宋朝是“高收入+高消费”的时代，市场经济之规模远远大于明代。历史地看，“低收入+低消费”正是中古社会的特征，“高收入+高消费”则是近代化展开的特征。从宋代的“高收入+高消费”转入明前期的“低收入+低消费”，历史发生了一次倒退。

体”偶一为之也无妨，若后起效法者，刻意求工，恐将律诗引入歧途。事实上章碣“变体诗”一出，确有人纷纷起凤。章碣作“变体诗”也并非偶然，他是当得“苦吟”诗人之名的。方干有赠他的诗云：“织锦虽云用旧机，抽梭起样更新奇。何如且破望中叶，未可便攀低处枝。藉地落花春半后，打窗斜雪夜深时。此时才子吟应苦，吟苦鬼神知不知？”

《唐才子传》称：“章碣，钱塘人，孝标之子也。”这一条是据王定保《唐摭言》里“章碣，不知何许人，或曰孝标之子”而来的，并非很有力的证据，但以后各书都跟着写“孝标之子”，如此一弄，章碣也就似乎真的是章孝标的儿子了。章孝标是钱塘人，也有说是桐庐人的，所以章碣也随了他。章碣大约多次参加进士考试不第，这都有诗为证，一首是《下第有怀》：“故乡朝夕有人还，欲作家书下笔难。灭烛何曾妨夜坐，倾壶不独为春寒。往来莺语虽堪听，落了杨花也怕看。但使他年遇公道，月轮长在桂珊珊。”正是一肚子的委屈，独自在异乡借酒浇愁的写实。又有一首《东都望幸》云：“懒修珠翠上高台，眉月连娟恨不开。纵使东巡也无益，君王自领美人来。”看似是一首官怨诗，实有故事：高湘是高州司马，受诏还朝，回京经过连州时有个叫邵安石的人投文拜见，高湘深赏之，带他人入京。不久，高湘出任礼部侍郎，主持文事，邵安石高中了进士。所谓“君王自领美人来”即指此事。不过章碣屡屡落第，诗文却已很有名气，僖宗乾符年间终于登第。但此后他的事迹就不详了，似乎奇也没做成，这在晚唐乱世，也是不足为奇的。《全唐诗》小传只说他“后流落不知所终”。章碣流落江浙一带还是有迹可寻的。“毗陵即今江苏常州市，他曾在此与友人登高会饮。又有《陪浙西王侍郎夜宴》有句“穆岭好风吹玉佩，镜湖残月照楼台”，这是在浙江漫游了。

越地越人与巳蛇

龙的图腾崇拜物化为器物上的附属装饰，在陶坛上堆塑抽象的蛇状贴耳，或打造龙形木杖，被神化的蛇、龙融入他们接触手可及的日常器物之中，成为越人的精神寄托。

曾为古越国中心的绍兴，是鲁迅先生的故乡，处于蛇位，曾以蛇为祖先，奉蛇为图腾。而鲁迅先生作为越文化的杰出代表，对蛇也有有一种偏爱。他生于1881年，这一年是蛇年，故属蛇。民间生肖文化中有属相即性情的说法，鲁迅属蛇，其性格的坚韧和冷峻恰与蛇的意象暗合。鲁迅说过：“即使是枭蛇鬼怪，也是我的朋友。”他在《野草·墓碣文》中自白：“有一游魂，化为长蛇，口有毒牙。不以啖人，自啖其身，终以殒颠。”他剖析自我灵魂之深刻犀利，没人能比得上。鲁迅以蛇自喻，又以蛇喻路：人生的希望、自我的价值就是在路上。他就像终生“腹行而土食”的蛇，一个永不停息的独行者，一生都在“与绝望抗争”。

《吴越春秋·阖闾内传》记载：“越在巳位，其位蛇也，或南大门，上有木蛇，北向首内，示越属于吴地。”另一说蛇门是战国时期春申君在吴地所造。据唐陆广微《吴地记》云：“蛇门南面有陆无水，春申君造以御越军，在巳地以属蛇，因号蛇门。”又据《越绝书·内经九术》载：“于是作为策箱，要以白璧，镂以黄金，类龙蛇而行者。乃使大夫种献于吴。”这里越国作为战败方，以蛇代己，献于吴国，表示臣服。以上几则记载都可以视为越人以蛇作为其民族和国象象征的例证。作为姑苏八大古城门之一的蛇门，如今依然遗存于苏州的东南角，为今人考察当年吴越争霸提供了

一处怀念场所。了解了建造蛇门的独特历史背景，再前去游玩，想必会多些对吴越龙蛇大战的历史观感。

文澜听泉 □童卉欣

诗话星辰

在我们老祖宗的眼里，日月星辰不仅神圣，而且亲切。

古人把星座称为星宿，满天数不清的星，被他们划分为二十八星宿：东方苍龙七宿，如巨龙飞舞在春末夏初；北方玄武七宿，似龟、蛇出现在夏末秋初夜空；西方白虎七宿，犹如猛虎跃在深秋初冬；南方朱雀七宿，像展翅大鸟出现在寒冬早春。

“迢迢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。”“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卧看牵牛织女星。”有民间神话故事的辅佐，牵牛星、织女星可谓是妇孺皆知，神奇天象加持浪漫爱情，又成就了中国独有的情人节——七夕。

古人通过仔细观察，判断出星座中既有一年一期一会的牵牛织女星，也有永不会同时出现的参宿和商宿。参宿在西，商宿在东，二者在夜空中此出彼没、彼出此没，于是杜甫有诗“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”，以星宿譬喻他和友人的东西飘零、再难相逢。

“与君结发未五载，岂期牛女为参商。”白居易一笔带到牛、女、参、商，将少妇的怨别离刻画到极处。

古人还擅长根据星象判断时节。我们熟悉的北斗七星，有着极漂亮的名字：天枢、天璇、天玑、天权、玉衡、开阳、摇光。《古诗十九首》里有：“玉衡指孟冬，众星何历历。”玉衡是北斗七星勺柄上的一颗，人们根据它的朝向看出已到初冬时节。

中文课本里读到过《诗经·七月》：“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”我曾想，七月正是大热的时候，可不就是“流火”，但其实“火”是指大火星，“流火”指大火星下行。农历七月，大火星由天正中的位置逐渐降下，表明暑气渐消。

占星家还用天象变化来占卜人间吉凶祸福，他们将天上星空区域与地上的国州互相对应，这就是“分野”一词的来历，将某星宿当作某国某州的分野，或反之将某国某州当作星宿的分野。大名鼎鼎的《滕王阁序》开篇是：“豫章故郡，洪都新府。星分翼轸，地接衡庐。”意指滕王阁所在地江西南昌，是在翼宿、轸宿分野之内。

王勃天纵之才，地上小小一座楼阁，他用天上的星宿来定位，气势顿时宏阔起来，滕王阁的“哪位”瞬间被抬高。

要说恣肆夸张，又怎能少得了大诗人李白，《蜀道难》有：“扞参历井仰胁息，以手抚膺坐长叹。”参、井

说文解字 □郑学富

惊蛰时节，春意萌动，雷声始鸣，蛰虫惊起，万物勃发。这一“惊”字用得恰到好处。而之前却是“启蛰”，只因“为尊者讳”而改为“惊”。一字之差让惊蛰节气灵动千载，可谓一字千金。

在汉景帝以前的文献中，出现有关惊蛰的词语都是“启蛰”。启即开也，有唤醒的意思，如成语启蛰振旅，比喻用语言文字唤醒糊涂麻木的人；蛰即藏也，动物冬眠，藏起来不吃不动；启蛰即唤醒虫类冬眠状态。成语阳和启蛰，意为春天来了，过冬的虫芽苏醒开始活动了。《周礼》上说：“凡冒鼓必以启蛰之日。”《左传·桓公五年》：“凡祀，启蛰而郊。”意思是说，凡是祭祀，启蛰时举行郊祭。郊天之礼是周代最为隆重的祭典，祭祀天地日月的活动，皇帝亲自参加。成书于战国时期，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传统农事历书《夏小正》曰：“正月启蛰，始发蛰也。”动物经冬日蛰伏，至春又复出活动，故称“启蛰”。那时候的启蛰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

星座是益州和雍州的分野，蜀道横跨于益、雍二州的高山之上，在李白眼里，蜀道之高危险要，人需要仰头扶着天上的星宿才能过去。

宋朝才子苏轼，在密州打猎，留下一阙《江城子》，打没打到猎物不得而知，且看看他老人家的口气：“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”这“天狼”可不是山野密林里的狼，是天狼星座，天空中最明亮的恒星，大火星由天正中的位置逐渐降下，表明暑气渐消。

最耀目的天狼星是苏轼的目标，杜甫则瞄准了第二亮的星“老人星”，它位于南极星座，也称为“寿星”，杜甫曾写下：“今宵南极外，甘作老人星。”因为百姓笃信，能见到老人星，便预示了吉祥太平。字里行间，杜甫永远怀抱抱着忧国忧民、悲天悯人的情怀。

曹操北伐大捷，曾登碣石山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边感叹：“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；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。”果然有胸怀天下、吐纳万物的大格局。

仰望星空，手握诗礼，中国式的浪漫与婉约、深沉与豪放，历历可

观。

一字千金惊春雷

官献诗》：“温泉启蛰气氛氲，酒浦归鸿日数群。”即使到了宋代以后，有些诗文仍用“启蛰”，如欧阳修《感二子》：“百虫坏户不启蛰，万木逢春不发萌。”明代王嗣登《秋吟八章》：“念启蛰兮昨日，炎暑凉兮疾疫。”但是作为节气专业用词，由于长期用语习惯，唐代的《大衍历》继续使用了“惊蛰”一词，并沿用至今。

尽管是因“为尊者讳”而改名称，但是一个“惊”字要比“启”字生动得多，为大自然增添了灵性。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惊（驚），马骇也。”“惊，骇也。”原意为驱马等因为害怕而狂奔起来不受控制，如马惊车败；引申为人精神受了突然刺激而紧张不安，有慌乱、恐惧的意思，如惊慌失措、惊世骇俗、惊恐万状、惊魂未定等。“惊”还有惊动、惊扰、震动之意，《周易·震卦》：“震惊百里。”《诗经·大雅》：“震惊徐方。”王维《鸟鸣涧》有“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”的诗句。因此用“惊”字替代“启”，内涵更加丰富，使人联想到惊蛰一到，沉闷一冬

国学小知识

“壮丁”是些什么人

从生理角度来看，人的一生可以分为幼年、童年、少年、青年、壮年和老年，这是现代人的分法。古人把三十岁以上作为壮年，《礼记·曲礼上》有：“三十曰壮，有室……七十曰老，而传。”就是说三十岁已经是壮年，应该有家室了；七十岁到了老年，要把家政传给别人了。

“丁”也是强壮的意思，也是指成年人，不过它是从劳动能力角度着眼，是根据政府律令的规定划分的。我国古代都是按年龄段规定劳役时间和征收赋税的数量，对于成“丁”的年龄，各个朝代有所不同，有十六岁、二十岁、二十一岁、二十六岁等不同的说法，总之是和赋税、劳役相联系的，普遍低于生理年龄的标准。可见古时的壮丁不只限于三十岁以上，十五六岁就被作为成年人出兵役、劳役的现象并不少见。汉乐府民歌中的《十五从军征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“十五从军征，八十始得归”，揭露了汉代兵役制度的残酷。

小说轩 □张天野

如果评选武侠小说里哪种动物出镜率最高，蛇要认第二，怕没有其他动物敢认第一了。拳术里有蛇拳，兵器谱里有蛇矛，再加上用毒高手们青睐的蛇毒，蛇的确有“独步江湖”的资本。我们就以金庸武侠小说为例，看看究竟有哪些蛇“出没”吧。

《射雕英雄传》里的参仙老怪梁子翁养了一条巨大的蜈蚣，他以药饲蛇，二十年间使这条青灰色的蛇渐成红色。梁子翁得意地呼其为宝蛇，想着能吸食蛇血提升功力。人算不如天算，宝蛇血被郭靖吸了，梁子翁大约是宝蛇附体，每每想吸郭靖的血，终于在华山堕入深渊。书中养蛇高手还有白驼山的欧阳锋、欧阳克父子。欧阳锋号称西毒，这和他以蛇为师、为友是分不开的。老毒物的武功里有灵蛇掌，他的兵器叫蛇杖，此蛇杖非外形似蛇，而是杖上真的盘着两条毒蛇。小说里死于其蛇杖毒蛇的就有江南七怪里的南希仁 and 杨康，连北丐洪七公也曾被两条毒蛇的蛇毒所伤，险些武功尽失。

《神雕侠侣》里也出现了蛇。第23回杨过月夜偶遇神雕，神雕正与四条毒蛇搏斗，轻松啄死毒蛇，又恶斗一三角头巨蟒。这段描写惊心动魄，将神雕之能描摹得精细入微，也从一个侧面衬托出神雕原主人独孤求败的武艺高强。《神雕》中还有俩角色与蛇有关。李莫愁绰号赤练仙子，赤练蛇是农村常见的蛇，以赤练加仙子为绰号，真神来之笔，把李莫愁外表美丽、内心狠毒的特点一语道破。比之现代人常说的蛇蝎美人，这个绰号更优雅含蓄，也更入木三分。天竺高僧尼摩星擅用瑜伽之术，手中一条蛇形铁鞭十分刚猛。

金庸小说里还有两个江湖帮派跟蛇有关。一个是五毒教，这是一个擅用毒的门派。五毒指的是蛇、蜈蚣、蝎子、蜘蛛和蟾蜍（五毒教称之为五圣）。五毒教曾在《笑傲江湖》《碧血剑》及《鹿鼎记》出现。《笑傲江湖》里，五毒教与百药门并称江湖两大毒门，但五毒教实力更胜一筹。金庸大笔如椽，没把五毒教之人脸谱化，反而将蓝凤凰、何红药、何铁手等人刻画得很有人情味，或许这也是金庸笔力老到之处。另一个江湖门派是《鹿鼎记》中的神龙教。所谓神龙就是毒蛇，其老巢神龙岛指的就是辽东蛇岛。相比五毒教，神龙教更加狠毒，最终这个江湖邪教死在自相残杀上也算咎由自取。

说了这么多蛇反派，那有没有蛇正派角色呢？嘿嘿，还真有这么一位——金蛇郎君夏雪宜，以金蛇剑得名，是《碧血剑》里的隐形男主角。他武艺高强，有仇必报，对爱情忠贞不渝，有时又感情用事，实乃金庸武侠中不多见的好男人也。

一字千金惊春雷

的天空春雷滚滚，沉睡在地下的百虫惊遽而起，纷纷钻出地面，探个究竟。一看外面已是春暖花开，阳光明媚，又有惊喜的感觉。晋代诗人陶渊明有诗曰：“仲春遘时雨，始雷发东隅。众蛰各潜蛰，草木纵横舒。”唐代诗人刘长卿在《惊蛰》一诗中云：“陌上杨柳竞春，塘中鲫鲫渐成荫。忽闻天公霹雳声，禽兽虫豸尽乾坤。”惊蛰犹如平地一声雷，冬眠的虫豸爬出洞穴，横冲直撞，四处觅食。

惊蛰“三候”曰：“一候桃始华；二候仓庚（黄鹂）鸣；三候鹰化为鸠。”描述的是惊蛰时节，桃花红、李花白、黄莺鸣叫、燕儿飞来的自然现象。现代诗人吴藕汀的《惊蛰》诗云：“杏花村酒寄千程，佳果满前莫问名。惊蛰未闻雷出地，丰收有望耕春耕。”此时，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春耕春种季节，惊蛰预示着春耕开始，农事有序则丰收可期。

金庸武侠小说里的蛇

金庸武侠小说里的蛇

金庸武侠小说里的蛇

金庸武侠小说里的蛇

金庸武侠小说里的蛇